

随笔·乡村纪事

海碗与饭场

□宋守业

前不久,我受朋友之邀去了他开办的农庄,在那里体验两天淳朴的农家生活。每天主人都是做一些粗茶淡饭,而且所用的碗筷、盘子等餐具也都很粗犷,总会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儿时的生活画面,那一个个粗瓷大碗,还有那热闹有趣的农家饭场就像一杯杯陈年的老酒令我陶醉不已。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我的老家,几乎家家都有几个粗瓷大碗,那时候我们把它们叫作海碗。海碗不像瓷器那样精致细腻,好似一个小盆,制作粗糙,碗深口大,看起来特别笨重,多为黑色和棕黄色,碗底一般不上釉子,使得原本就不精致的它,更显示出了原有泥土的亲合力,透露着一种朴实和憨厚,用这样的大碗吃饭很实在,往往一碗就能吃饱。

至于那时候人们为什么都爱用大海碗吃饭,还真没有听老一辈人说出过具体的原因,但我觉得一定会有这么一个因素在里面,那就是赶饭场。过去老家人吃饭喜欢赶饭场。饭场一般离家较远,近的有十几米、几十米,远的有一里多地,要是碗小,走不到饭场就可能把饭吃完,那就不能很好地去饭场凑热闹了。而用了大海碗盛饭,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再说,饭场里话题多,气氛热烈,若话题至高潮处没了饭菜,岂不减少了许多兴致。

说了大海碗后,就不得不说说与之

相关的农村饭场了。所谓饭场,顾名思义它就是个吃饭的场所。那时候,农村的饭场一般处在开阔地带或在街口。夏天多在枝繁叶茂的大树下,冬天多在背风向阳的墙根旁。它是自发形成的,没有特殊原因,饭场的地点轻易不会改变。饭场里的成员、人数不限,成员越多越热闹。只要想加入饭场,不需要任何人批准,完全出于自己的意愿。

每天“饭时”一到,人们不分男女老少,一手端着盛了面条或稀饭的大海碗,一手拿着馍,有的还在腋下夹着筷子和几棵大葱,三五成群,陆陆续续涌到饭场,或背靠墙根,或倚树而蹲,或将鞋一脱,坐到鞋上,因陋就简地凑在一起。手中的馍不小心掉地上了,捡起来吹一吹,继续吃——最多也就是把馍皮揭了,扔给在饭场里四处觅食的鸡或狗。筷子掉地上了,拾起来往碗沿儿上敲两下,或者在衣裳上蹭一蹭,就继续使用。有时候微风吹过,碗里会吹进来树叶或草根,直接用筷子往外一挑,根本不耽误吃饭聊天。

饭场里吃得最高兴的是小孩子们。饭是人家的好,哪怕是一模一样的饭菜,孩子们偏偏爱吃别家的。这边跑跑——“大妈我想吃面条!”那边溜溜——“二婶我想喝稀饭!”于是,大妈、二婶就慌着把碗里的饭菜分享给孩子们。今天吃点你家的,明天吃点他家的,大多小孩子们就在吃着“百家饭”中一天天长大起来。

在饭场上,人们除了吃饭,谈天说

地必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内容。每一个人都是主角,每一个人都是听众,家里的、地里的,自己家的、别人家的,新鲜事,老陈事,什么都可以说。昨天谁家有事了,今天谁家又有那事了,东村的谁家女儿出嫁了,西村谁家的儿子相亲了,前村谁去世了,北庄谁家生娃娃了,真是无所不谈。

饭场中,不分贵贱、不论长幼,更谈不上什么男尊女卑。用当时老家的话说,叫“吃饭场上无大小”。农村人爱热闹,小青年跟叫嫂子的胡乱开玩笑是常有的事,尤其是那些远门的叔嫂之间,见了面不打几句情、骂几句俏,似乎说不过去,谁骂得鲜、说得巧,便显示出谁的能耐大。只是苦了那些平时少言寡语的老实人,总会成为大家逗乐的对象。

早上和中午的饭场,一般时间较短,而晚上则会延长很多。尤其夏天的晚上,酷热难耐,谁也不会那么早地回家睡觉,往往可以看到吃过了晚饭的男人们,先是让自家的女人或者孩子把饭碗端回家,而自己则点燃一支烟继续留在饭场与别人神吹瞎侃,常常一侃就是大半宿,直侃到一个个呵欠连连,才会伸着懒腰,意犹未尽地各自回家去,一天时间就在月光的挥洒下结束。

好怀念过去的那些大海碗,还有那洋溢着欢乐气息的农村饭场,因为大海碗里装满了岁月流长,饭场里荡漾着乡情深深,让人永远难忘。

诗歌·紫陌红尘

秋雨十四行 (外二首)

□李季

头顶上的云层
头顶着雨水行走
满树的叶就要黄了
我总是难掩忧伤
像离家多年的浪子
雨中买醉
雨零落,又返回
像拾取散落的影子
一场秋雨,一场别离
微苦,薄凉
雨斜斜地落着
花朵和小鸟踪影全无
一些雨已经下过
一些雨还在路上

悲歌

秋风起了
落叶频频跌入了水中
白露为霜,铺展无边
季节已凉到了腰间

秋风起了
一些草已经开始枯黄
我想抚摸每一棵小草
哭它们无辜的一生
蓝天空旷遥远
忧伤的蓝啊
铺展无边

我在人群中沉默地走着
依旧荒芜多年
这些个,千生万生
经筒一样旋转
“僧众啊,究竟是何物
竟自在燃烧”

异乡书

我爱着这北雁南飞的季节
那些雁子双翅沾满异乡的雨水
匆匆飞往归途
还有那些趴在车窗上
对着陌生的风景发呆的归人
风摇着扇子
把落叶一片片送回老家

心早已病倒
乡愁是有毒的
我被毒害着
不知不觉,无从抵抗

同一片大地上
交错着多少没有尽头的路
错过的路可以折回
错过的人一再回首
错过的事再不会发生

随笔·往日情怀

益母草

□陈猛猛

多年后的一天,无意中在电脑前浏览网页,翻看到了它的名字和照片,才猛然醒悟:原来它就是益母草呀!那些有关益母草的记忆,一下子回到了二十多年前。

益母草,这是多好听的名字呀!一种对全天下母亲有益的草,有这样的效果着实难能可贵。一直以为益母草离我很远,可能生长在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或是在山清水秀、鸟语花香的环境中充分吸收了天地灵气、日月精华,然后成长起来,成为疗治苦难而又坚强的千千万万母亲的一味中药。益母草,我也在脑海中无数次浮现这样的场景:一位整日辛勤劳累的母亲一病不起,请了好多大夫都看不到,孝顺的儿子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寻得传说中的益母草,赶快带回家洗净熬成汤药,然后毕恭毕敬地端到母亲的床前。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调养,母亲的病神奇般好了。这应该就是益母草的功效。

实际上,在我小时候村子里桐树园里和寨墙斜坡上长着大片的益母草。只是不知道它的学名,偶尔提到它的时候,也只是说“那种长得很高的草”。

村里人统一将玉米,小麦、大豆等粮食作物以外的植物称为草。我们这些在乡间疯长又淘气的孩童,时常在益母草棵子里来回追着跑着嬉闹。它们大多数时间成片的出现,夏天还会开出白色的小花来,一簇一簇的。因为数量多,也成了气候,远远望去,犹如天空飘着的洁白云彩。蜜蜂和蝴蝶在益母草嘴唇般的花瓣上辛勤忙碌,有一段时间,孩子们经常在长得很高的益母草花瓣上捉蜜蜂,但大部分时候,蜜蜂逃跑了,有时候还会被蜇。蜜蜂没有捉到几只,却让益母草饱受折腾,弄得东倒西歪,有的茎还被折断,可坚强的益母草很快又挺直了身子,重新萌生出新的一茬,一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样子。

“中谷有蕓,暵其修矣。”《诗经》里称益母草叫“蕓”。作为中草药的益母草,《本草纲目》中记载它对妇女有益神明的功效,当下也有不少常用益母草来做妇女病治疗调养的药物。《诗经》中写到益母草,可见两千多年前,它就与妇女关系极为密切。提起它来,使人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妇女的婚嫁、生育、夫妻、家庭。生命力无比顽强的益母草,即使长在瘠贫的山谷中,它也能冲破重重阻力,发出绿叶青枝、

一副生机勃勃的样子。试想,一个遥远的夏日午后,在充满生机的田野上,几个聪慧、勤劳的女子,挎着竹篮,于百草中娴熟地采摘开着白花的益母草,不远处,悠扬的民歌随风飘过翠绿的草丛,这该是一幅多么美丽的画卷。

益母草,朴实无华、予人很多,需要的却极少,只要有非常少的雨露便可以生长。你是一株神奇的草药,专为疗救终生操劳的母亲而生……于无声处,你默默地坚守着属于自己的平静与闲淡,辛勤付出,从不索求什么,这不也是中华母亲高尚的品格吗?



欢迎下载新闻客户端“沙澧河”,阅读副刊美文。本地作者投稿邮箱:13938039936@139.com
本版投稿邮箱联系电话:13938039936